



阿Q正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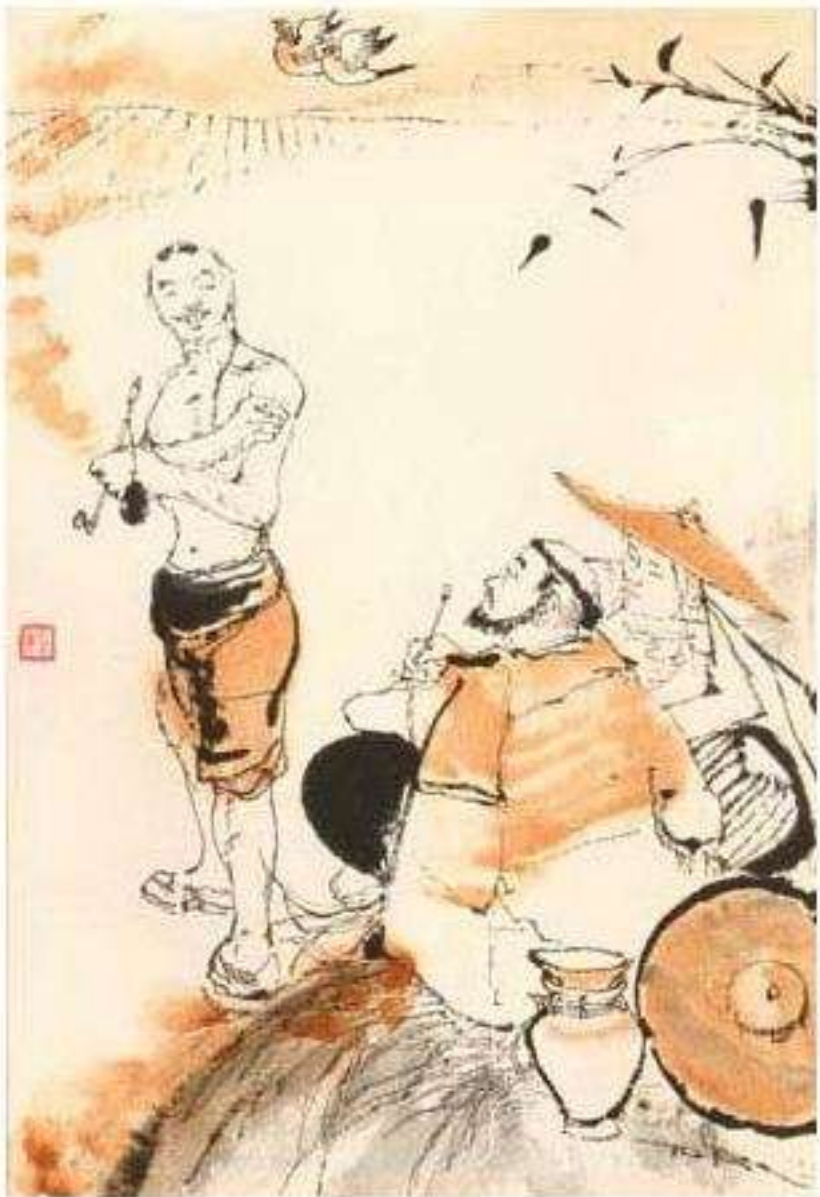
A Q ZHENG CHUAN

鲁迅小说连环画

阿
日
劫
債



1. 阿Q的姓名、籍贯、并没有人知道。他没有家，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；也没有固定的职业，只给人家做短工。工作略长久时，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，但一完就走了。



2. 人们并不留心阿Q的来历。而阿Q自己也不说，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，间或瞪着眼睛道：“我们先前——比你阔的多啦！你算什么东西！”的确，阿Q是很自尊的，所有未庄的居民，全不在他的眼睛里。



3. 有一回，他似乎是姓赵，但第二日便模糊了。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，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，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，便手舞足蹈的说，这于他也很光彩。



4. 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，细细的排起来，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！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。



5. 哪知道第二天，地保便叫阿Q到赵家去。赵太爷一见，满脸赧朱，喝道：“阿Q，你这浑小子！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？”阿Q不开口。



6.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，抢进几步说：“你敢胡说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？你姓赵么？”阿Q不开口，想往后退了；赵太爷跳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嘴巴：“你怎么会姓赵！——你那里配姓赵！”

7. 阿Q并没有抗辩
他确凿姓赵，只用手
摸着左颊，跟着地保
退出去了。





8. 到了外面，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，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。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，自己去招打；他大约未必姓赵，即使真姓赵，有赵太爷在这里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。此后便再没有提起他的氏族来。



9. 他付过地保二百文酒钱，念念的躺下了，后来想：“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，儿子打老子……”于是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，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，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起来，爬起身，唱着“小孤孀上坟”到酒店去了。这时候，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。



10. 阿Q虽然自视甚尊，可惜体质上还有些缺点。他头上有些癞疮疤，因而讳说“癞”以及一切近乎“赖”的音。后来推而广之，“光”也讳，再后来连“灯”“烛”都讳了。人们都故意和他开玩笑。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，估量了对手，口讷的他便骂，气力小的他便打；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，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。





11. 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，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。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，未庄的闲人们便愈喜欢玩笑他。一见面，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：“唉，亮起来了。”阿Q照例的发了怒，他怒目而视了。“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！”他们并不怕。阿Q没有法，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：“你还不配……”



12. 这时候，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，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；但阿Q是有见识的，他立刻知道和“犯忌”有点抵触，便不再往底下说。闲人还不完，只撩他，于是终而至于打。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，被人揪住黄辫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，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

13. 阿Q站了一刻，心里想：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，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……”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





14. 阿Q想在心里的，后来每每说出口来。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们，几乎全知道他有这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，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，人就先一着对他说：“阿Q，这不是儿子打老子，是人打畜生。自己说：人打畜生！”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，歪着头，说道：“打虫豸，好不好？我是虫豸——还不放么？”



15. 但虽然是虫豸，闲人也并不放，仍是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，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。



16. 然而不到十秒钟，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。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人，除了“自轻自贱”不算外，余下的就是“第一个”。状元不也是“第一个”么？“你算是什么东西”呢！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克服怨敌之后，便愉快的跑到酒店里喝几碗酒，又和别人调笑一通，口角一通，又得了胜，愉快的回到土穀祠，放倒头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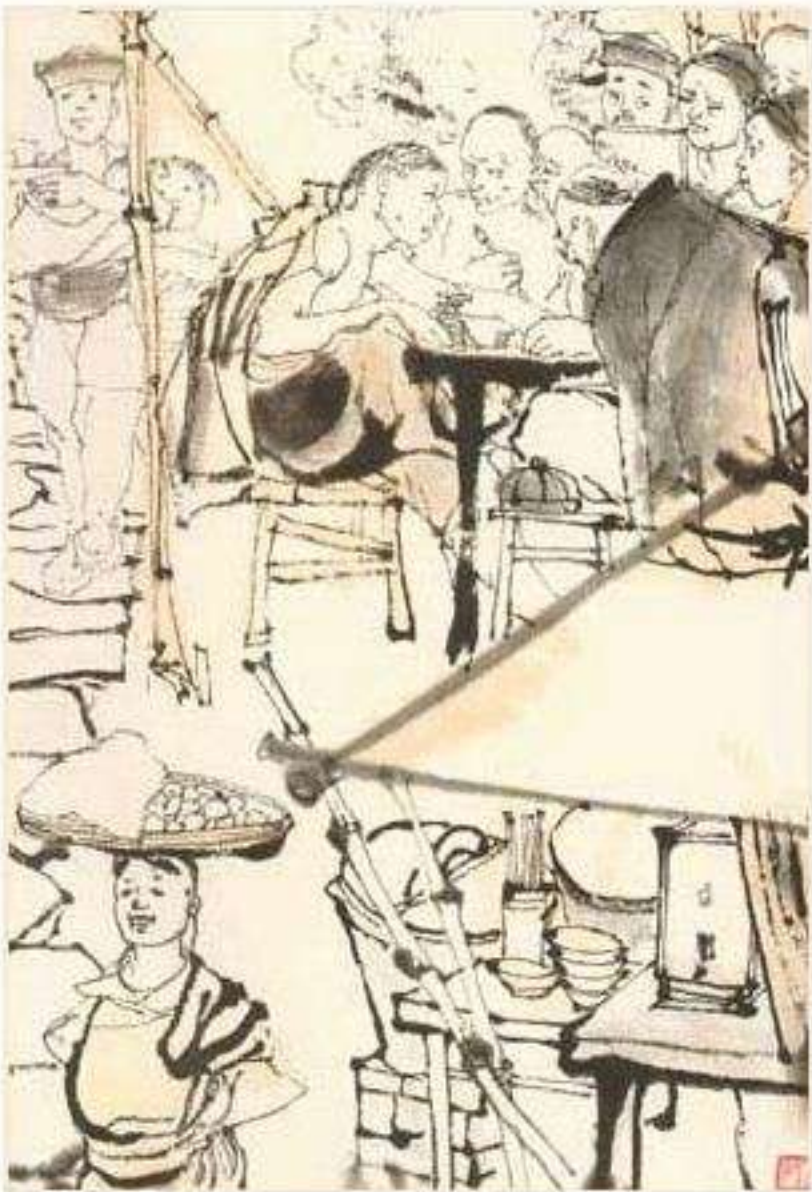


17. 假使有钱，他便去押牌宝，一堆人蹲在地面上，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，声音他最响：“青龙四百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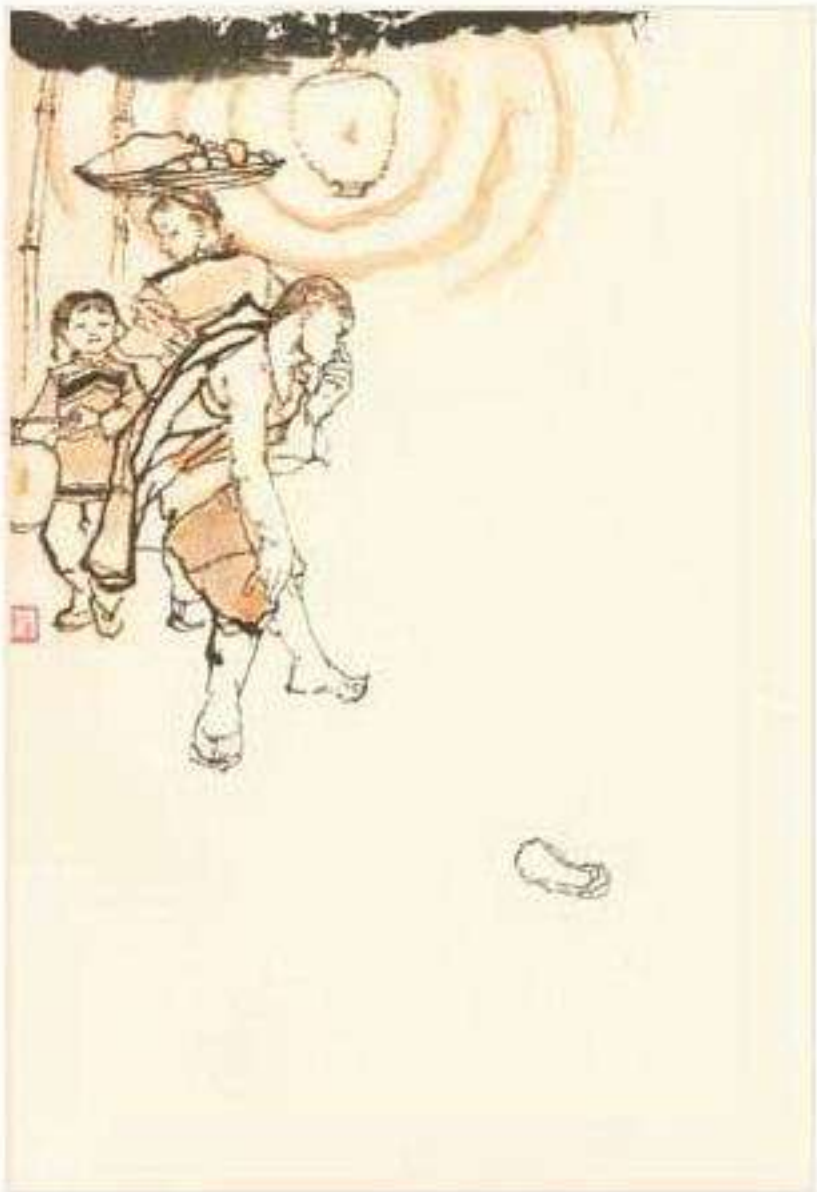
18. “咳——开
——啦！” 桩家揭
开盒子盖，也是汗
流满面的唱。“天
门啦——角回啦
——！人和穿堂空
在那里啦——！阿
Q的铜钱拿过来
——！” 阿Q的钱
便在这样的歌吟之
下，渐渐的输入别
个汗流满面的人物
的腰间。他终于只
好挤出堆外，站在
后面看，替别人着
急，一直到散场。
然后恋恋的回到土
穀祠，第二天，肿
着眼睛去工作。

19. 只是偶尔有一次，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，阿Q在戏台左近的赌摊上赢而又赢，铜钱变成角洋，角洋变成大洋，大洋又成了叠。



20. 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。骂声打声脚步声，昏头昏脑的一大阵，阿q也挨了几拳，被打倒在地上。





21. 他爬起来一看，赌摊不见了，人们也不见了，自己面前成叠的大洋也不见了。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吧，总还是怏怏不乐；说自己是虫豸吧，也怏怏不乐；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痛苦了。

22. 他若有所失的走进土穀祠，擎起右手，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，热刺刺的有些痛；打完之后，便心平气和起来，似乎打的是自己，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，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，——虽然还有些热刺刺，——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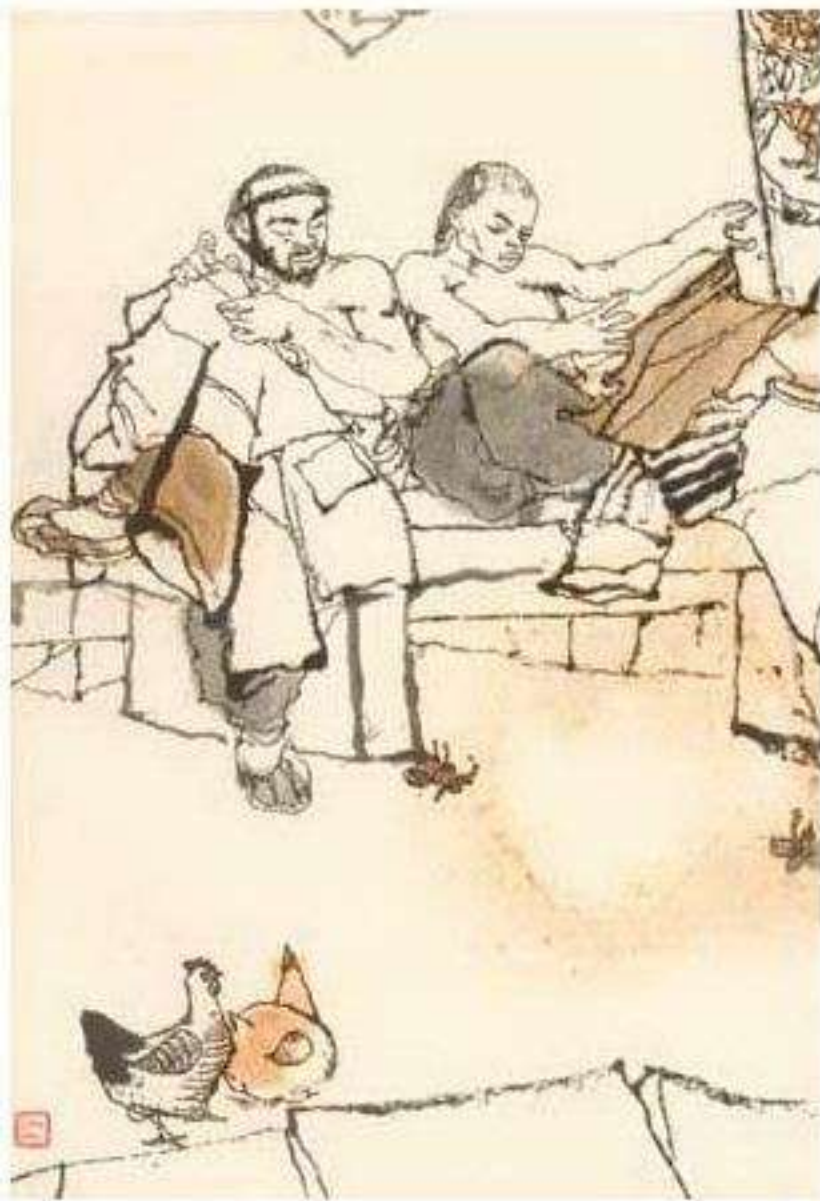


23. 有一年的春天，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，在墙根的光线下，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，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。这王胡，又癩又胡，虽人都叫他王癩胡，阿Q却删去了一个癩字，然而非常藐视他。阿Q的意思，以为癩是不足为奇的，只有这一部络腮胡子，实在太新奇，令人看不上眼。



24. 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。倘是别的闲人们，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。但这王胡旁边，他有什么怕呢？老实说：他肯坐下去，简直还是抬举他。





25.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，翻检了一回，只捉到三四个。他看那王胡，却是一个又一个，两个又三个，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。阿Q最初是失望，后来却不平了：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，自己倒反这样少，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！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，然而竟没有，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，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，狠命一咬，劈的一声，又不及王胡响。



26. 他将衣服摔在地上，吐一口唾沫，说：“这毛虫！”“癞皮狗，你骂谁？”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。阿Q近来虽然比较的受人尊敬，自己也更高傲些，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，独有这回却非常武勇了。这样满脸胡子的东西，也敢出言无状么？“谁认便骂谁了！”他站起来，两手叉在腰间说。“你的骨头痒了么？”王胡也站起来，披上衣服说。



27. 阿Q以为他要逃了，抢进去就是一拳。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，已经被他抓住了，只一拉，阿Q踉踉跄跄的跌进去，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，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。“‘君子动口不动手’！”阿Q歪着头说。王胡并不理会，一连给他碰了五下，又用力的一推，至于阿Q跌出六尺多远，这才满足的去了。



28. 在阿Q的记忆上，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，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，向来只被他奚落，从没有奚落他，更不必说动手了。而他现在竟动手，很意外，难道真如市上所说，皇帝已经停了考，不要秀才和举人了，因此赵家减了威风。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？阿Q无可适从的站着。



29. 远远走来了一个人，他的对头又到了。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，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。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，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，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，腿也直了，辫子也不见了，阿Q称他“假洋鬼子”，也叫作“里通外国的人”。阿Q尤其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，是他的一条假辫子。辫子而至于假，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。这“假洋鬼子”近来了。“秃儿。驴……”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，没有出过声，这回因为正气忿，因为要报仇，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。



30.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——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——大踏步走了过来。阿Q在这刹那，便知道大约要打了，赶紧抽紧筋骨，耸了肩膀等候着。果然，拍的一声，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。



31. “我说他！”
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
孩子，分辩说。
又是一阵拍！拍
拍！

32. 在阿Q的记忆上，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。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，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，反而觉得轻松些，而且“忘却”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，他慢慢的走，将到酒店门口，早已有些高兴了。





33.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。阿Q便在平时，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，而况在屈辱之后呢？“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，原来就因为见了你！”他想。他迎上去，大声的吐一口唾沫，“咳，呸！”小尼姑全不睬，低了头只是走。阿Q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。“你怎么动手动脚……”尼姑满脸通红的说，一面赶快走。酒店里的人大笑了。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，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：“和尚动得，我动不得？”他扭住伊的面颊。



34.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。阿Q更得意，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，再用力的一拧，才放手。他这一战，早忘却了王胡，也忘却了假洋鬼子，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“晦气”都报了仇。“这断子绝孙的阿Q！”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。“哈哈哈哈！”阿Q十分得意的笑。“哈哈哈哈！”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。



35. 然而这一次的
胜利，却又使他有些
异样。他飘飘然的
飞了大半天，飘进
士毅祠，照便应该
躺下便打鼾。谁
知道这一晚，他很
不容易合眼，他觉
得自己的大拇指和
第二指有点古怪：
仿佛比平常滑腻
些。不知道是小尼
姑的脸上有一点滑
腻的东西粘在他指
上，还是他的指头
在小尼姑脸上磨得
滑腻了？……“断
子绝孙的阿Q！”
阿Q的耳朵里又听
到这句话。他想：
不错，应该有一个
女人，断子绝孙便
没有人供一碗饭，
……应该有一个女
人。



36. 这一天，阿Q在赵太爷家里舂了一天米，吃过晚饭，便坐在厨房里吸旱烟。倘在别家，吃过晚饭本可以回去的了，但赵府上晚饭早，虽说定例不准掌灯，一吃完便睡觉，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：其一，是赵大爷未进秀才的时候，准其点灯读文章；其二，便是阿Q来做短工的时候，准其点灯舂米。因为这一条例外，所以阿Q在动手舂米之前，还坐在厨房里吸旱烟。吴妈，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，洗完了碗碟，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，而且和阿Q谈闲天。



37. “女人……”
阿Q想。阿Q放下烟管，站了起来。
“我们的少奶奶……”吴妈还唠叨说。“我和你睡觉，我和你睡觉！”阿Q忽然抢上去，对伊跪下了。一刹时中很寂然。“阿呀！”吴妈楞了一息，突然发抖，大叫着往外跑，且跑且嚷，似乎后来带哭了。

38. 阿Q对了墙壁
跪着也发楞，于是
两手扶着空板凳，
慢慢的站起来，仿
佛觉得有些糟。他
这时确也有些志忑
了，慌张的将烟管
插在裤带上，就想
去舂米。





39. 篷的一声，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，他急忙回转身去，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。“你反了，……你这……”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。阿Q两手去抱头，拍的正打在指节上，这可很有一些痛。他冲出厨房门，仿佛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。“忘八蛋！”秀才在后面用了官话这样骂。



40. 阿Q奔入舂米场，一个人站着，还觉得指头痛，还记得“忘八蛋”，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，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，所以格外怕，而印象也格外深。但这时，他那“女……”的思想却也没有了。而且打骂之后，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，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，便动手去舂米。舂了一会，他热起来了，又歇了手脱衣服。



41. 脱下衣服的时候，他听得外面很热闹，阿Q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，便即寻声走出去了。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，虽然在昏黄中，却辨得出许多人。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，一面说：“你到外面来，……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……”“谁不知道你正经，……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。”



42. 阿Q想：

“哼，有趣，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？”他想打听，走近赵司晨身边。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太爷问他奔来，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，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。他翻身便走，想逃回春米场，不图这支竹杠阻了他的去路，于是他又翻身便走，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，不多工夫，已在土穀祠内了。



43. 阿Q坐了一会，皮肤有些起粟，他觉得冷了，因为虽在春季，而夜间颇有余寒，尚不宜于赤膊，他也记得布衫留在赵家，但倘若去取，又深怕秀才的竹杠。然而地保进来了：“阿Q，你的妈妈的！你连赵家的佣人都调戏起来，简直是造反。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，你的妈妈的！……”



44. 如是云云的教训了一通，阿Q自然没有话。临末，因为在晚上，应该送地保加倍酒钱四百文，阿Q正没有现钱，便用一顶毡帽做抵押，并且订定了五条件：一、明天用红烛——要一斤重的——一对，香一封，到赵府上去赔罪。二、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，费用由阿Q负担。三、阿Q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。四、吴妈此后倘有不测，惟阿Q是问。五、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钱和布衫。



45. 阿Q自然都答应了，可惜没有钱。幸而已经春天，棉被可以无用，便质了二千大钱，履行条约。

46. 赤膊磕头之后，居然还剩几文，他也不再戴毡帽，统统喝了酒了。但赵家也并不烧香点烛，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、留着了。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，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。



47. 从这一天起，未庄的女人们忽然都怕了羞，伊们一见阿Q走来，便个个躲进门里去。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，也跟着别人乱钻，而且将十一岁的女儿都叫进去了。阿Q很以为奇，而且想：“这些东西忽然都学起小姐模样来了。这娼妇们……”





48. 但他更觉得世上有些古怪，却是许多日以后的事。其一，酒店不肯赊欠了；其二，管土穀祠的老头子说些废话，似乎叫他走；其三，他虽然记不清多少日，但确乎有许多日，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做短工。这最后一件事，使得阿Q忍不下去了。他只好到老主顾的家里去探问，而得到的回答都是：“没有没有！你出去！”

49. 阿Q愈觉得稀奇了。他想，这些人向来自少不了要帮忙，不至于现在忽然都无事，这总该有些蹊跷在里面了。他留心打听，才知道他们有事都去叫小D。这小D，是一个穷小子，又瘦又乏，竟谋了他的饭碗去。所以阿Q这一气，更与平常不同，当气愤愤的想着的时候，忽然将手一扬，唱道：“我手执钢鞭将你打！……”





50. 几天之后，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。“仇人相见分外眼明”，阿Q便迎上去，小D也站住了。“畜生！”阿Q怒目而视的说，嘴角上飞出唾沫来。“我是虫豸，好么？……”小D说。这谦逊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，但他手里没有钢鞭，于是只得扑上去，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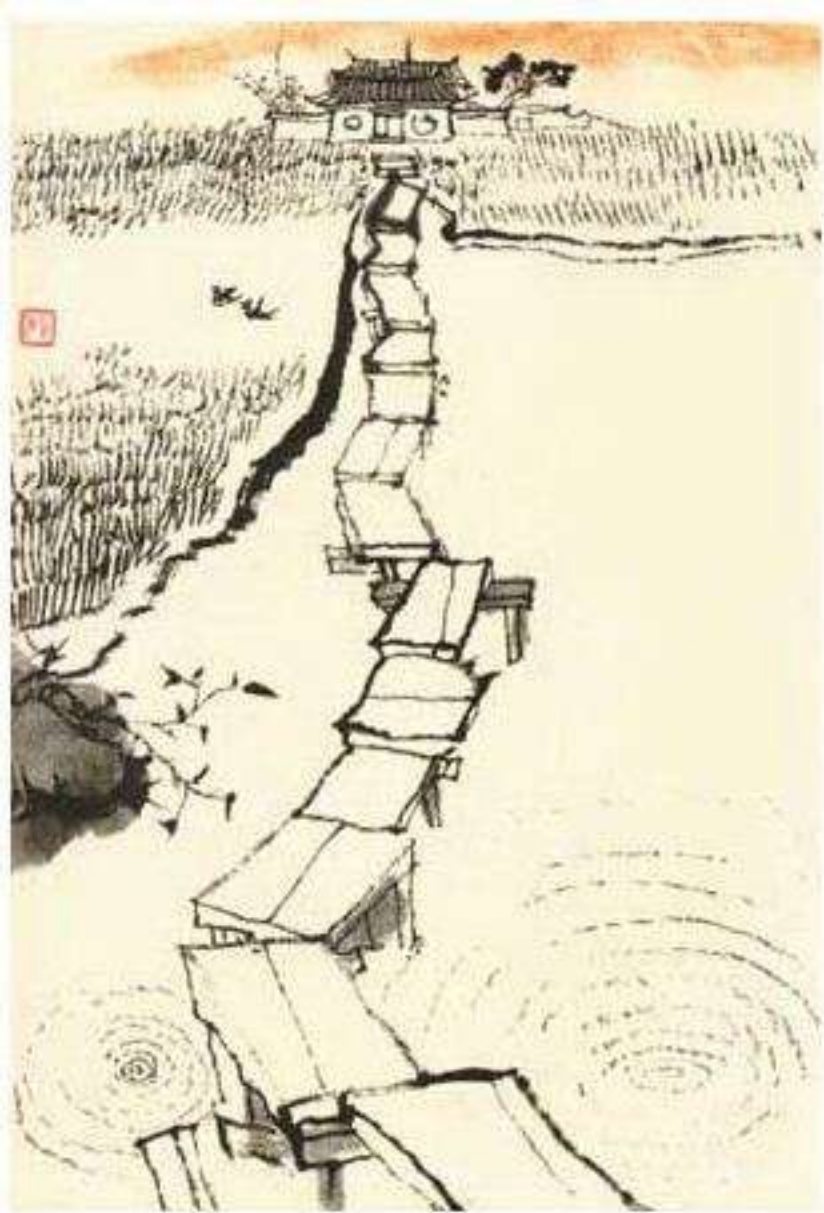
51. 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，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。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。从先前的阿Q看来，小D本来是不足齿数的，但他近来挨了饿，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，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。“好了，好了！”看的人们说，大约是解劝的。“好，好！”看的人们说，不知道是劝解，是颂扬，还是煽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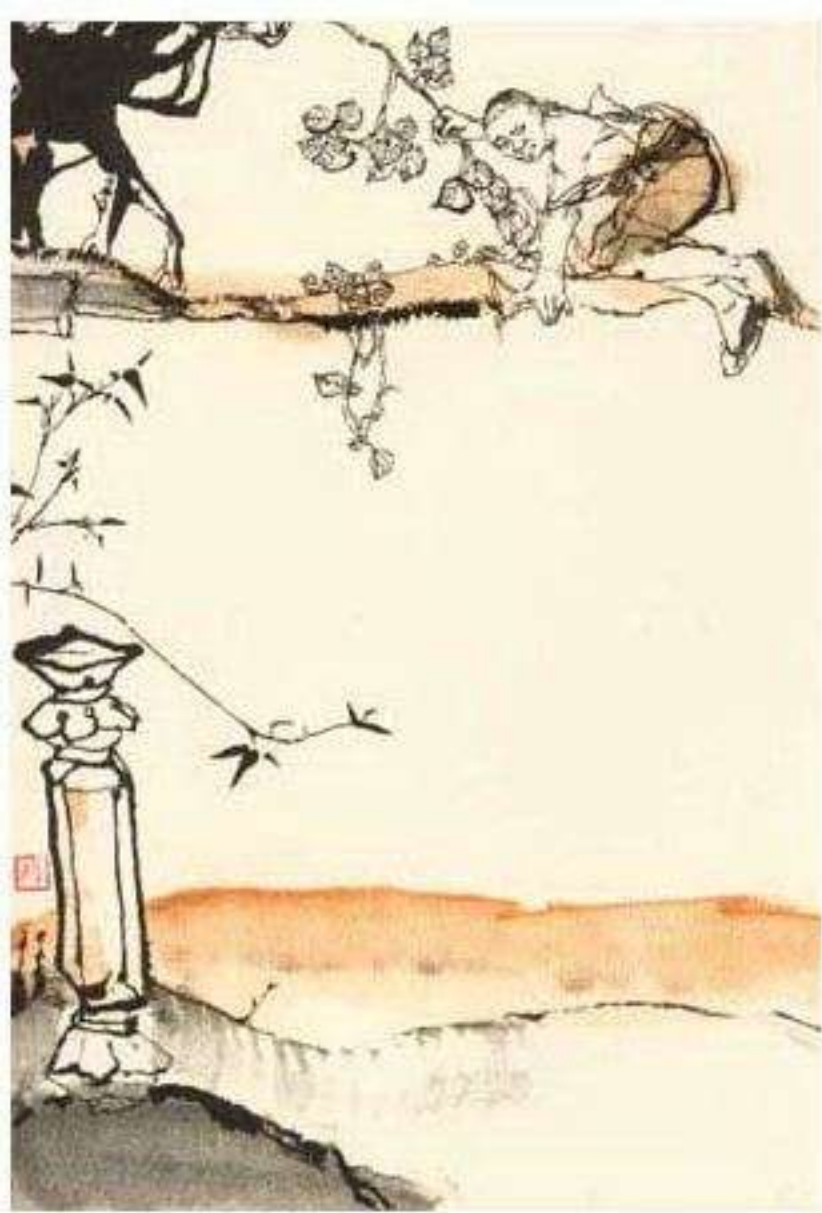
52. 然而他们都不听。阿Q便退三步，小D便退三步，都站着。小D进三步，阿Q便退三步，又都站着。大约半点钟，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，额头上便都流汗。阿Q的手放松了，在同一瞬间，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，同时直起，同时退开，都挤出人丛去。“记着吧，妈妈的……”阿Q回过头去说。“妈妈的，记着吧……”小D也回过头来说。这一场“龙虎斗”似乎并无胜败，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，都没有发什么议论，而阿Q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。



53. 有一日很温和，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，阿Q却觉得寒冷起来，但这还可担当，第一倒是肚子饿。棉被，毡帽，布衫，早已没有了，其次就卖了棉袄；现在还有裤子，却万不可脱的；有破夹袄，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，决定卖不出钱。他早想在路上捡得一注钱，但至今还没有见；他想在自己的破屋里忽然寻得一注钱，慌张的四顾，但屋内是空虚而且了然。于是他决计出门求食去了。



54.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，不多时便走尽了。村外多是水田，满眼是新秧的嫩绿，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，便是耕田的农夫。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，却只是走，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“求食”之道是很遥远的。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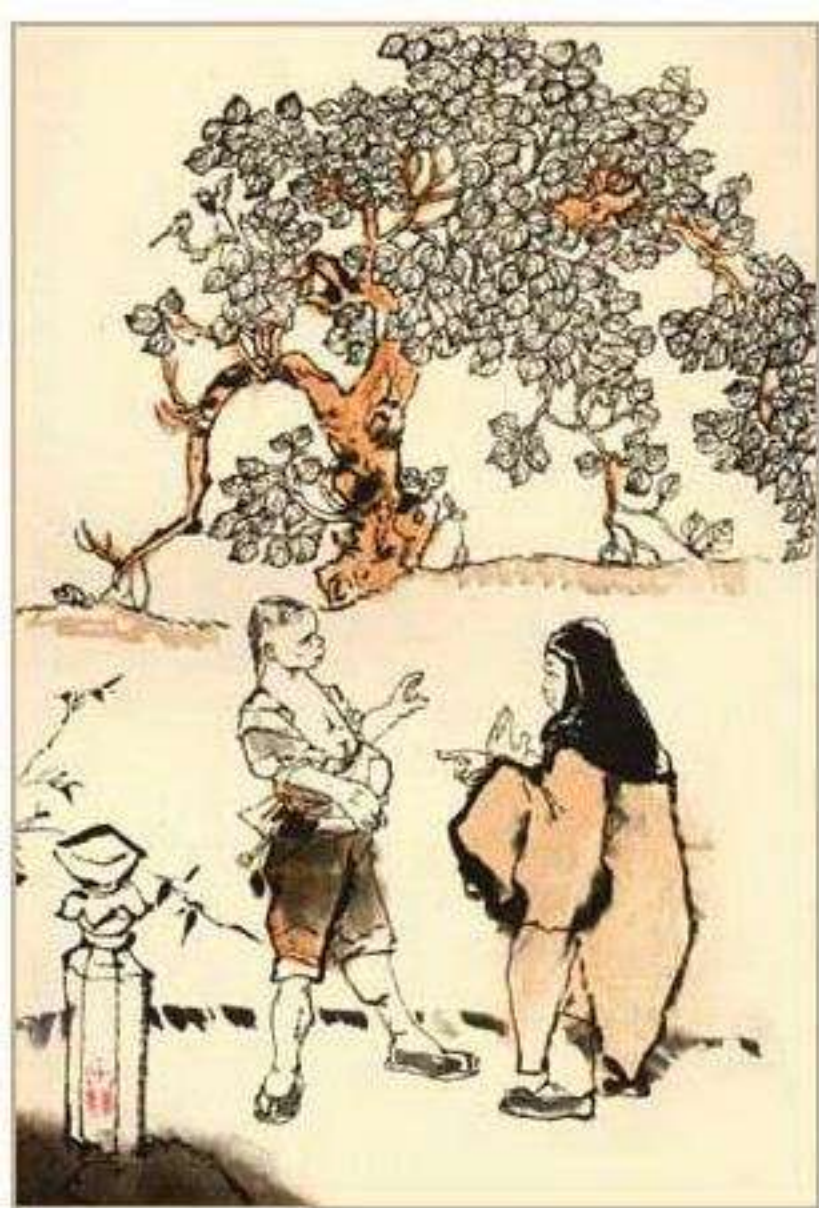


55. 庵周围也是水田，粉墙突出在新绿里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。阿Q迟疑了一会，四面一看，并没有人。他便爬上这矮墙去，扯着何首乌藤，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，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；终于攀着桑树枝，跳到里面了。



56. 里面真是郁郁葱葱，但似乎并没有黄酒馒头，以及此外可吃的之类。他慢慢走近园门去，忽而非常惊喜了，这分明是一畦老萝卜。他于是蹲下便拔，而门口突然伸出一个很圆的头来，又即缩回去了，这分明是小尼姑。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来视若草芥的，但世争须“退一步想”，所以他便赶紧拔起四个萝卜，拧下青叶，兜在大襟里。
(待续)





1. 然而老尼姑已经出来了：“阿弥陀佛，阿Q，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！……阿呀，罪过呵，阿唷，阿弥陀佛！……”“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？”阿Q且看且走的说。“现在……这不是？”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。“这是你的？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？你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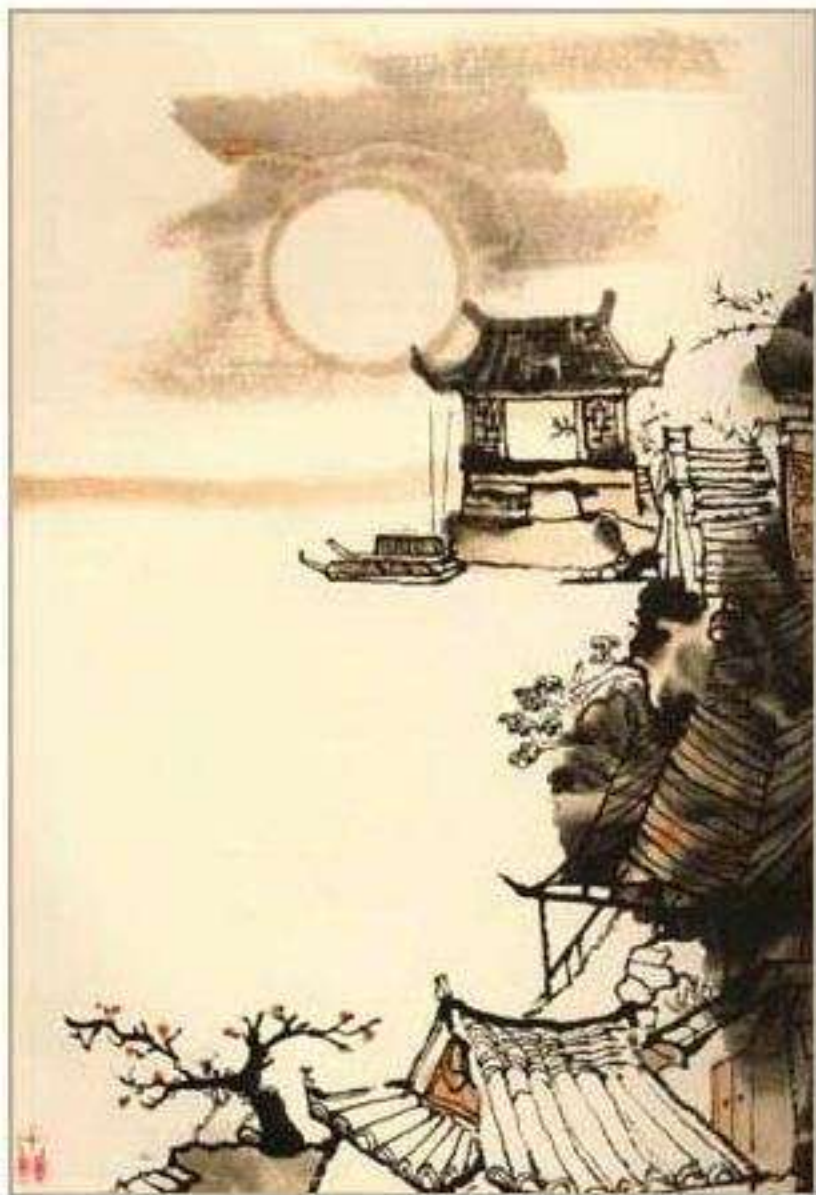


2. 阿Q没有说完话，拔步便跑；追来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。这本来在前门的，不知怎的到后园来了。黑狗哼而且追，已经要咬着阿Q的腿，幸而从衣兜里落下一个萝卜，那狗给一嚇，略略一停，阿Q已经爬上桑树，跨到土墙，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了。只剩着黑狗还在对着桑树嗥，老尼姑念着佛。



3.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来，拾起萝卜便走，沿路又捡了几块小石头，但黑狗却并不再出现。阿Q于是抛了石块，一面走一面吃，而且想道，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寻，不如进城去……待三个萝卜吃完时，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。

4. 在未庄再看见阿Q出现的时候，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。但阿Q这回的回来，却与先前大不同，确乎很值得惊异。





5. 天色将黑，他走近酒店柜台，从腰间伸出手来，满把是银的和铜的，在柜上一扔说：“现钱！打酒来！”穿的是新夹袄，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，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。未庄老例，现在虽然明知道是阿Q，但因为和破夹袄的阿Q有些两样了，所以堂倌，掌柜，酒客，路人，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。掌柜既先之以点头，又继之以谈话：“哎，阿Q，你回来了！”“回来了！”“发财发财，你是一一在……”“上城去了！”



6. 这一件新闻，第二天便传遍了全未庄。人人都愿意知道现钱和新夹袄的阿Q的中兴史，所以在酒店里，茶馆里，庙檐下，便渐渐的探听出来了。这结果，是阿Q得了新敬畏。据阿Q说，他是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。这一节，听的人都肃然了。但据阿Q又说，他却不高兴再帮忙了，因为这举人老爷实在太“妈妈的”了。这一节，听的人都叹息而且快意，因为阿Q本不配在举人老爷家帮忙，而不帮忙是可惜的。



7. “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？”阿Q说：“咳，好看。杀革命党。唉，好看好看，……”他摇摇头，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。这一节，听的人都凛然了。但阿Q又四面一看，忽然扬起右手，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直劈下去道：“嚓！”王胡惊得一跳，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，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。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，并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边；别的人也一样。



8. 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，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，但谓之差不多，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。



9. 然而不多久，这阿Q的大名忽又传遍了未庄的闺中。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，旧固然是旧的，但只花了九角钱。还有赵白眼的母亲，也买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红洋纱衫，七成新，只用三百大钱九二串。于是她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，缺绸裙的想问他买绸裙，要洋纱衫的想问他买洋纱衫，不但见了不逃避，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，也还要追上去叫住他，问道：“阿Q，你还有绸裙么？没有？洋纱衫也要的，有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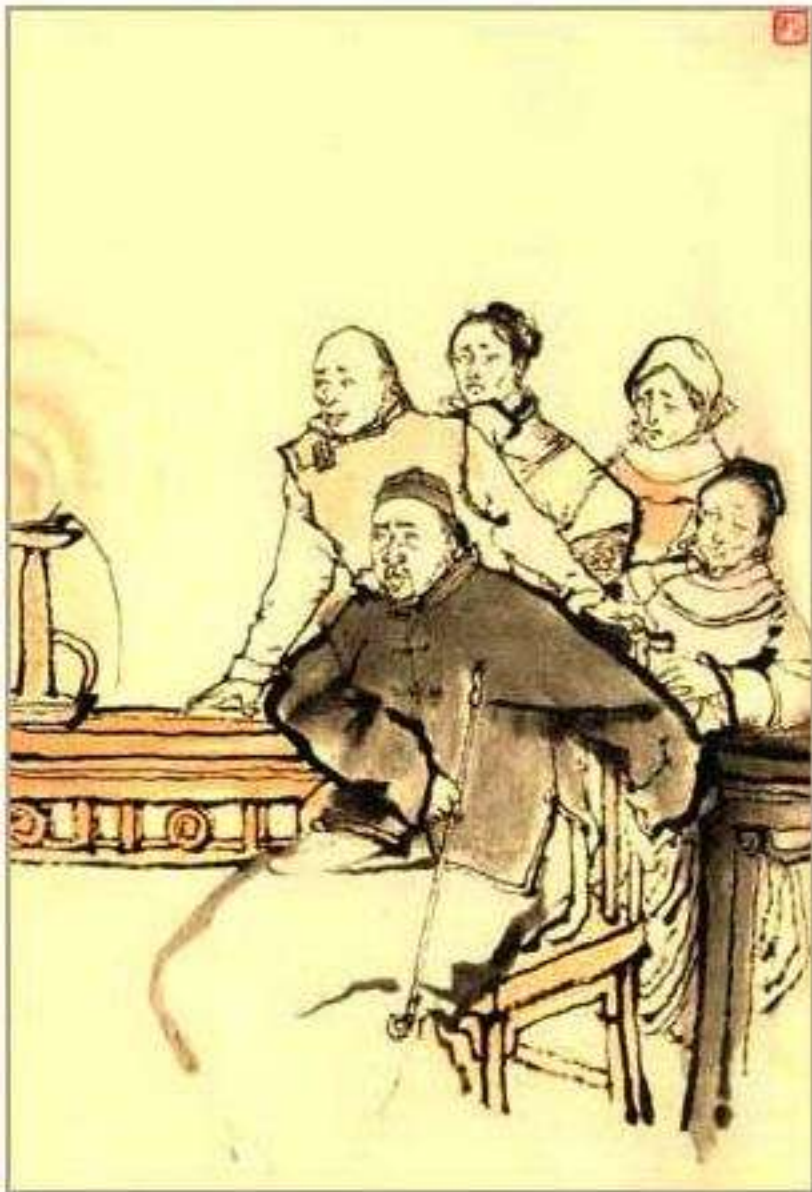
10. 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。因为邹七嫂得意之余，将她的绸裙请赵太太去鉴赏，赵太太又告诉了赵太爷而且着实恭维了一番。赵太爷便在晚饭桌上，和秀才大爷讨论，以为阿Q实在有些古怪，我们门窗应该小心些；但他的东西，不知道可还有什么可买，也许有点好东西罢。加以赵太太也正想买一件价廉物美的皮背心。



11. 于是家族决议，便托邹七嫂即刻去寻阿Q，而且为此新辟了第三种例外：这晚上也姑且特准点油灯。油灯干了不少了，阿Q还不到。赵府的全眷都很焦急，打着呵欠，或恨阿Q太飘忽，或怨邹七嫂不上紧。赵太太还怕他因为春天的条件不敢来，而赵太爷以为不足虑；因为这是“我”去叫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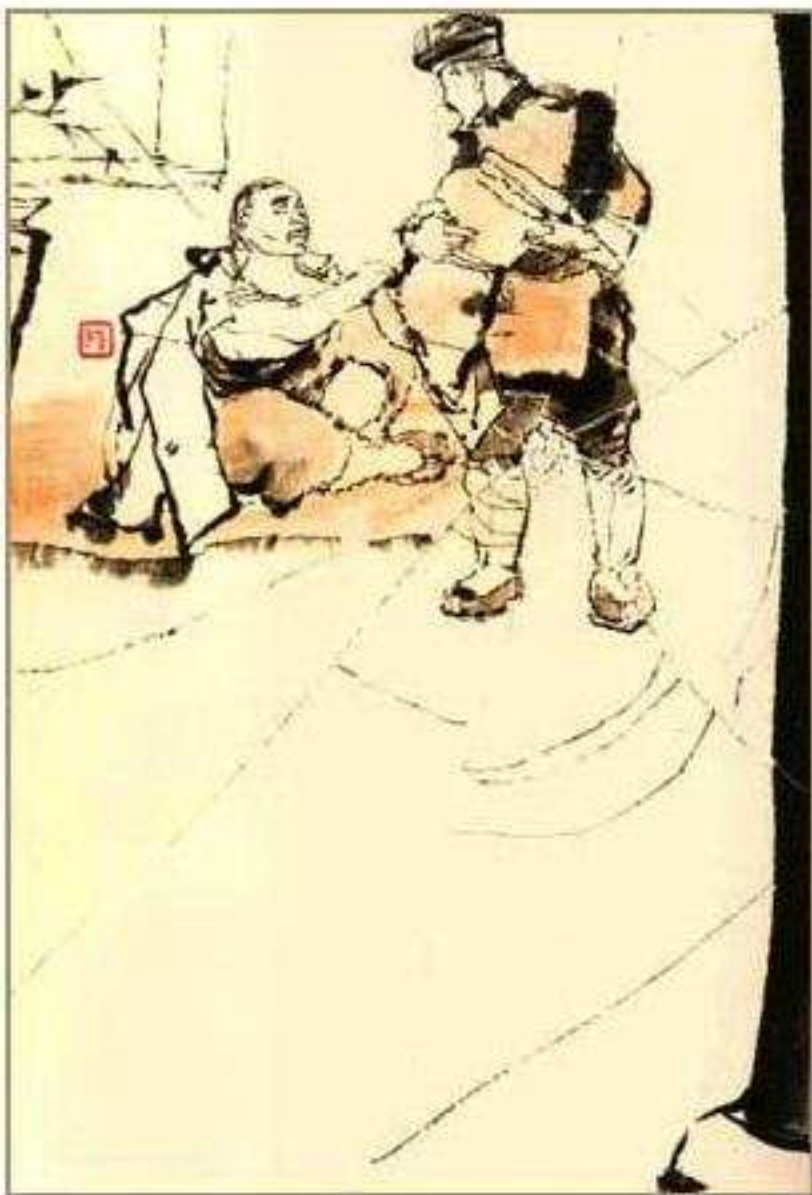


12. 果然，到底赵太爷有见识，阿Q终于跟着邹七嫂进来了。“太爷！”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声，在檐下站住了。“阿Q，听说你在外面发财。”赵太爷踱开去，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，一面说：“那很好，那很好的。这个，……听说你有些旧东西，……可以都拿来看一看，……这也并不是别的，因为我倒要……”“我对邹七嫂说过了，都完了。”“完了？”赵太爷不觉失声的说，“那里会完得这样快呢？”“那是朋友的，本来不多。他们买了些，……”“总该还有一点罢。”“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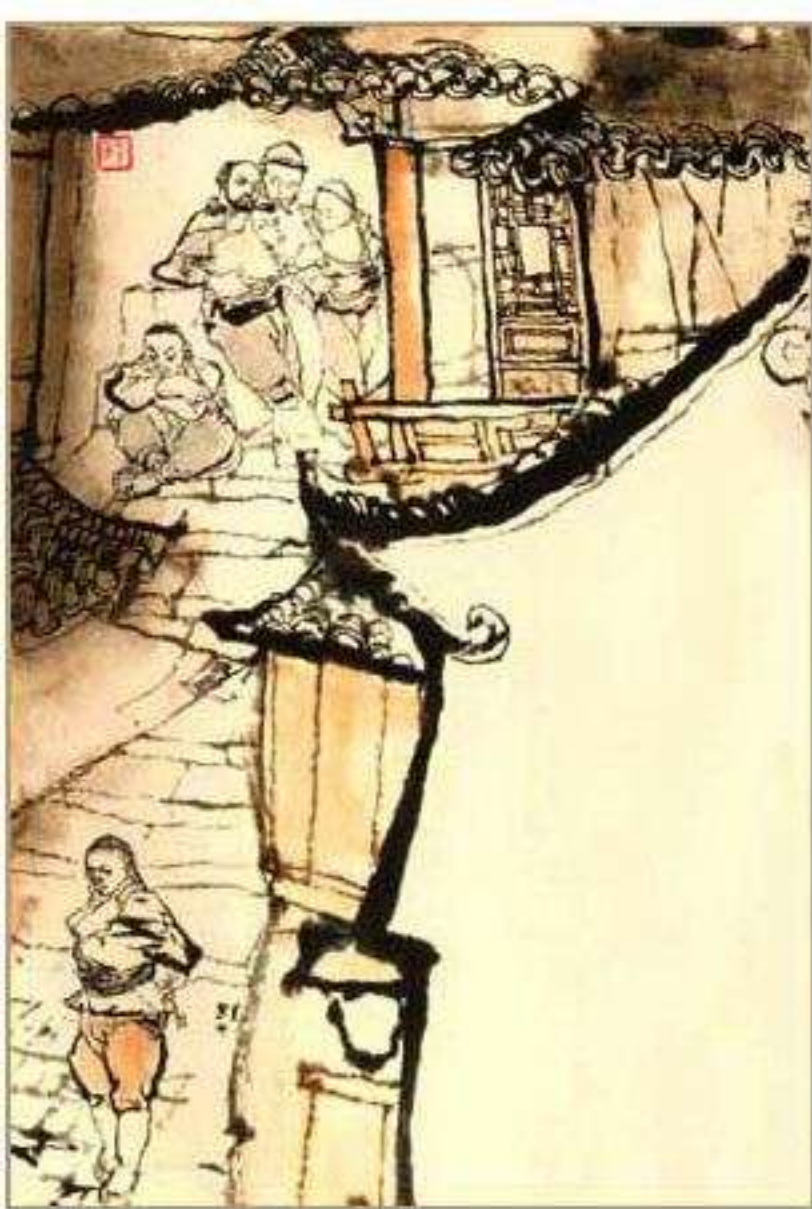


13. “就拿门再来看看罢。”赵太太慌忙说。“那么，明天拿来就是。”赵太爷却不甚热心了。“阿Q，你以后有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你尽先送来给我们看，c……”

“价钱决不会比别家出得少！”秀才说。阿Q虽然答应着，却懒洋洋的出去了。这使赵太爷很失望，气愤而且担心。秀才对于阿Q的态度也很不平，于是说，这忘八蛋要提防，或者竟不如吩咐地保，不许他住在未庄。但赵太爷以为不然，说这也怕要结怨，况且做这路生意的大概是“老鹰不吃窝下食”，本村倒不必担心的；只要自



14. 但第二日，邹七嫂便将那蓝裙去染了皂，又将阿Q可疑之点传扬出去了，可是确没有提起秀才要驱逐他这一节。然而这已经于阿Q很不利。最先，地保寻上门了，取了他的门牌去，阿Q说是赵太太要看的，而地保也不还，并且要议定每月的孝敬钱。其次，是村人对于他的敬畏忽而变相了，虽然还不敢来放肆，却很有远避的神情，而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来“嚓”的时候又不同，颇混着“敬而远之”的分子了。



15. 只有一班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细。阿Q也并不讳饰，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。从此他们才知道，他不过是一个小脚色，不但不能上墙，并且不能进洞，只站住洞外接东西。有一夜，他刚才接到一个包，正手再进去，不一会，只听得里面大嚷起来，他便赶紧跑，连夜爬出城，逃回未庄来了，从此不敢再去做。然而这故事却于阿Q更不利，村人对于阿Q的“敬而远之”者，本因为怕结怨，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？这实在是“斯亦不足畏也矣”。



16.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——即阿Q将搭连卖给赵白眼的这一天——三更四点，有一只大乌篷船到了赵府上的河埠头。这船从黑魃魃中荡来，乡下给睡得熟，都没有知道；出去时将近黎明，却很有几个看见的了。据探头探脑的调查来的结果，知道那竟是举人老爷的船！那船便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，不到正午，全村的人心就很摇动。船的使命，赵家本来是很秘密的，但茶坊酒肆里却都说，革命党要进城，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。



17. 阿Q的耳朵里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，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。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，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，造反便是与他为难，所以一向是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。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，于是他未免也有些“神往”了，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，也使阿Q更快意。“革命也好罢，”阿Q想：“革这伙妈妈的命，太可恶了！太可恨！……便是我，也要投降革命党了。”



18. 阿Q近来用度窘，大约略略有些不平；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，愈加醉得快，一面想一面走，便又飘飘然起来。不知怎么一来，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。他得意之余，禁不住大声的嚷道：“造反了！造反了！”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。这一种可怜的眼光，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一见之下，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。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：“好，……我要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喜欢谁就是谁。得得，锵锵！”



19.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，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，阿Q没有见，昂了头直唱过去：“得得，……”“老Q！”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。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“老”字联结起来，以为是一句别的话，与己无干，只是唱：“得，锵，锵令锵，锵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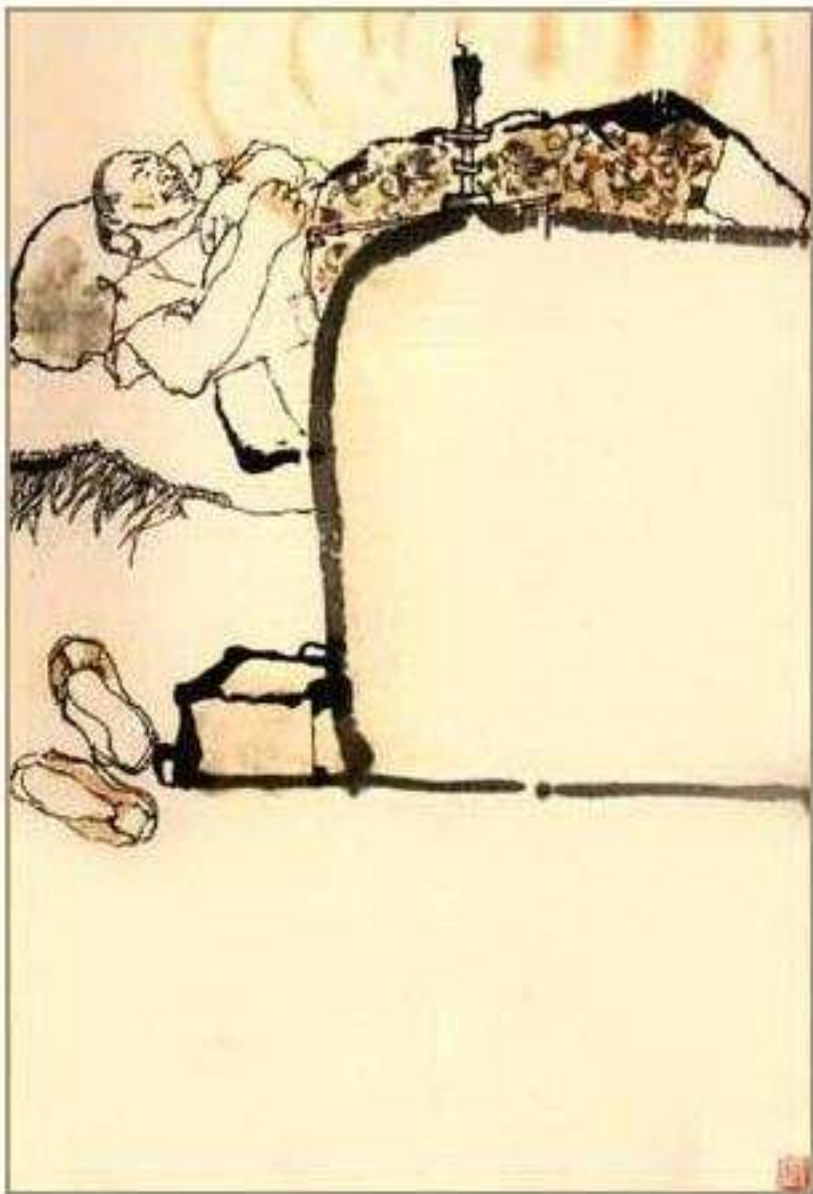


20. “阿Q！”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。阿Q这才站住，歪着头问道：“什么？”“老Q，……现在……”赵太爷却没有话，“现在……发财么？”“发财？自然。要什么就是什么……”“阿……Q哥，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……”赵白眼惴惴的说，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。“穷朋友？你总比我有钱。”阿Q说着自去了。



21. 阿Q飘飘然的飞了一通，回到土穀祠，酒已经醒透了。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：……

“造反？有趣，……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，都拿着板刀，钢鞭，炸弹，洋炮，三尖两刃刀，钩镰枪，走过土穀祠，叫道：‘阿Q！同去同去！’于是一同去。……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，跪下叫道：‘阿Q，饶命！’谁听他！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，还有秀才，还有假洋鬼子，……留几条么？王胡本来还可留，但也不要了。



22. “……东西，……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：元宝，洋钱，洋纱衫，……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穀祠，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，……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。自己是不动手的了，叫小D来搬，要搬得快，搬得不快打嘴巴。……吴妈长久不见了，不知道在那里，——可惜脚太大。”阿Q没有想得十分停当，已经发了鼾声，四两烛还只点去了小半寸，红焰焰的光照着他张开的嘴。



23. 第二天他起得很迟，走出街上看时，样样都照旧。他也仍在肚饿，他想着，想不起什么来；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，慢慢的跨开步，有意无意的走到静修庵。庵和春天时节一样静，白的墙壁和漆黑的门。他想了一想，前去打门，一只狗在里面叫。他急急拾了几块断砖，再上去较为用力的打，打到黑门上生出许多麻点的时候，才听得有人来开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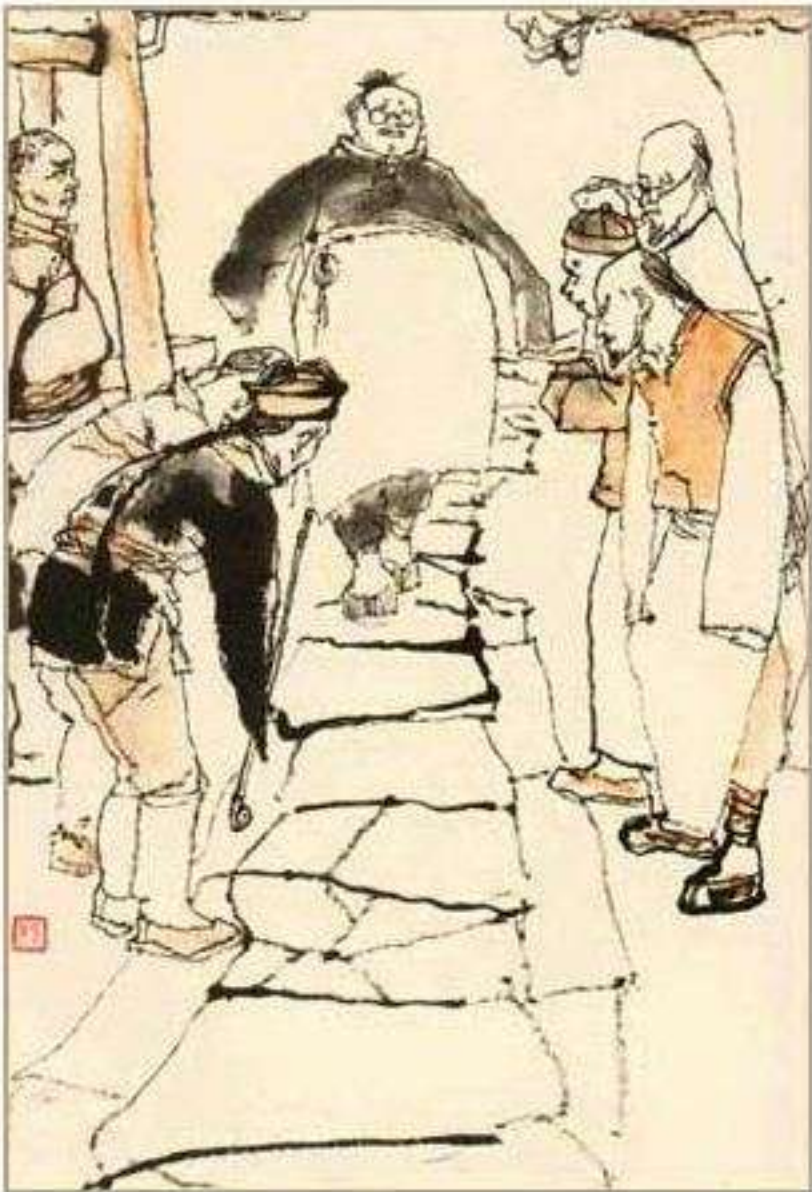
24. 阿Q连忙捏好砖头，摆开马步，准备和黑狗来开战。但庵门只开了一条缝，并无黑狗从中冲出，望进去只有一个老尼姑。“你又来什么事？”她大吃一惊的说。

“革命了……你知道吗……”阿Q说得很含糊。“革命革命，革过一革的，……你们要革得我们怎么样呢？”老尼姑两眼通红的说。“什么？……”阿Q诧异了。“你不知道，他们已经来革过了！”“谁？……”阿Q更其诧异了。“那秀才和洋鬼子！”阿Q很出意外，不由的一错愕。老尼姑飞速的关了门，阿Q再推



25. 那还是上午的事。赵秀才消息灵，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，便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。他们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，也相约去革命。他们想而又想，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“皇帝万岁万万岁”的龙牌，是应该赶快革掉的，于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。因为老尼姑阻挡，说了三句话，他们便将它当作清政府，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。尼姑待他们走后，定了神来检点，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，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，这事阿Q后来才知道。他颇悔自己睡着，但也深怪他们不来招呼他。他又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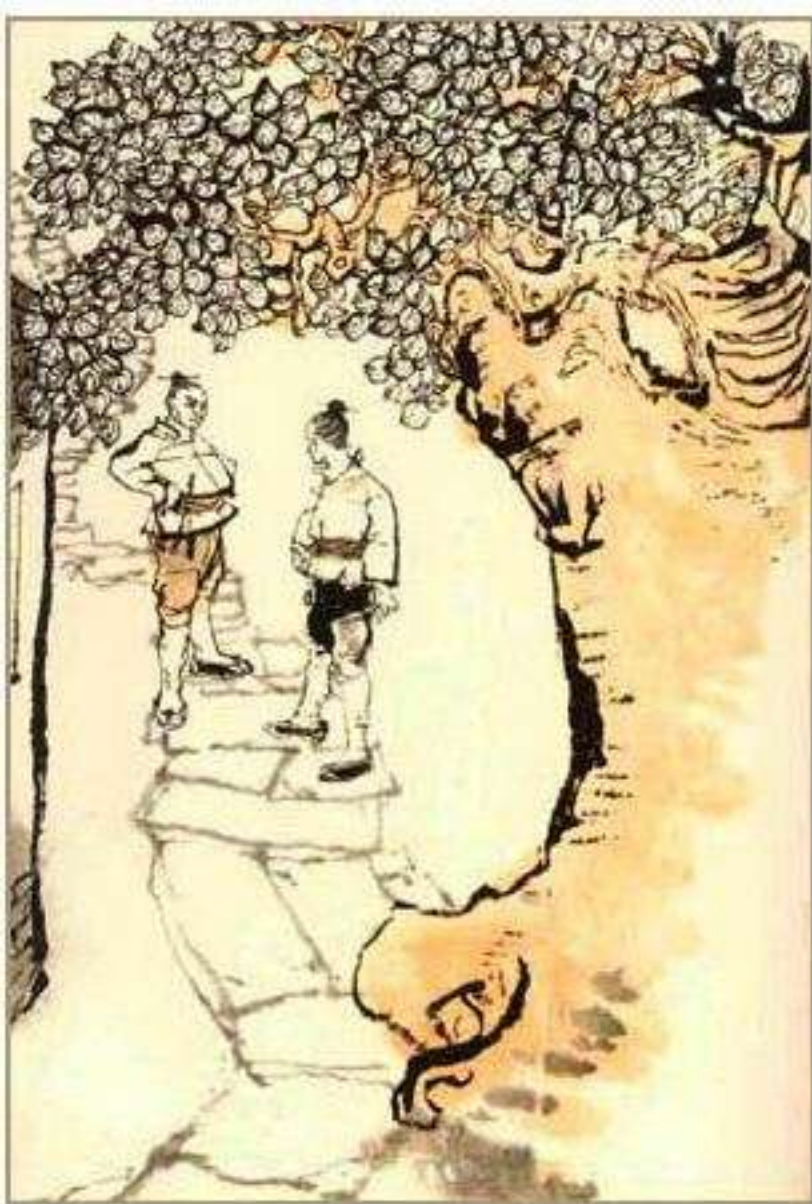
上相送。“钱洋鬼



26. 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。据传来的消息，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，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。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，不过改称了什么，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——这些名目，未庄人都说不明白——官，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。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，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。但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。几天之后，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，最先自然是赵秀才，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。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，看见的人大嚷说：



27. 他虽然早知道秀才盘辫的大新闻，但总没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样做，现在看见赵司晨也如此，才有了学样的意思，定下实行的决心。他用一支竹筷将辫盘在头顶上，迟疑多时，这才放胆的走去。他在街上走，人也看他，然而不说什么话，阿Q当初很不快，后来便很不平。他近来很容易闹脾气了；其实他的生活，倒也并不比造反之前艰难，人见他也客气，店铺也不说要现钱。而阿Q总觉得自己太失意；既然革了命，不应该只是这样的。



28. 况且有一回看见小D，愈使他气破肚皮了。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，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。阿Q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，自己也决不准他这样做！小D是什么东西呢？他很想即刻揪住他，拗断他的竹筷，放下他的辫子，并且批他几个嘴巴，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，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。但他终于饶放了，单是怒目而视的吐一口唾沫道：“呸！”



29. 这几日里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。赵秀才写了一封“黄伞格”的信，托假洋鬼子带上城，而且托他给自己介绍介绍，去进自由党。假洋鬼子回来时，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，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；未庄人都惊服，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。阿Q正在不平，又时时刻刻感着冷落，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，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：要革命，单说投降，是不行的；盘上辫子，也不行的；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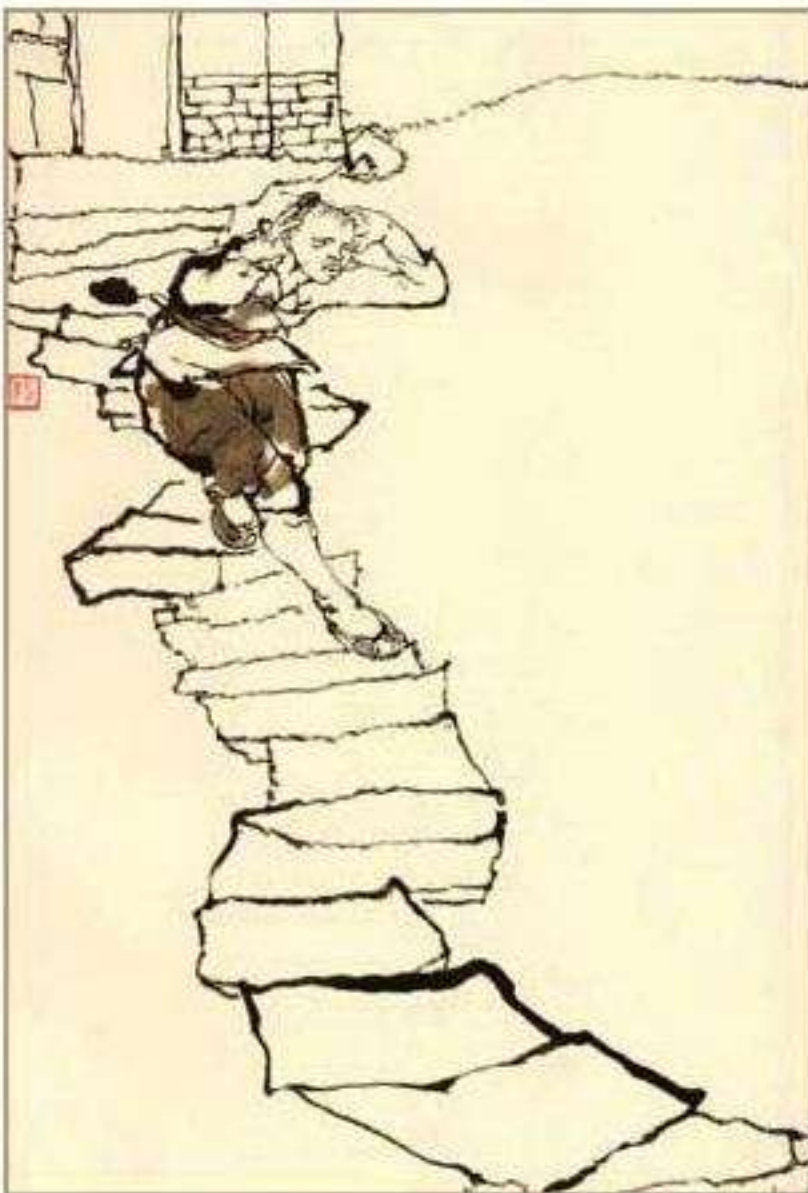


30. 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，城里的一个早已“嚓”的杀掉了，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。他除却赶紧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，再没有别的道路了。钱府的大门正开着，阿Q便怯怯的蹩进去。他一到里面，很吃了惊，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，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，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。阿Q轻轻的走进了，站在赵白眼的背后，心里想招呼，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：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，洋人也不妥，革命党也不妥，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。“唔，……这个……”阿Q候他略停，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了口，



31. 听着说话的四个人都吃惊的回顾他。洋先生也才看见：“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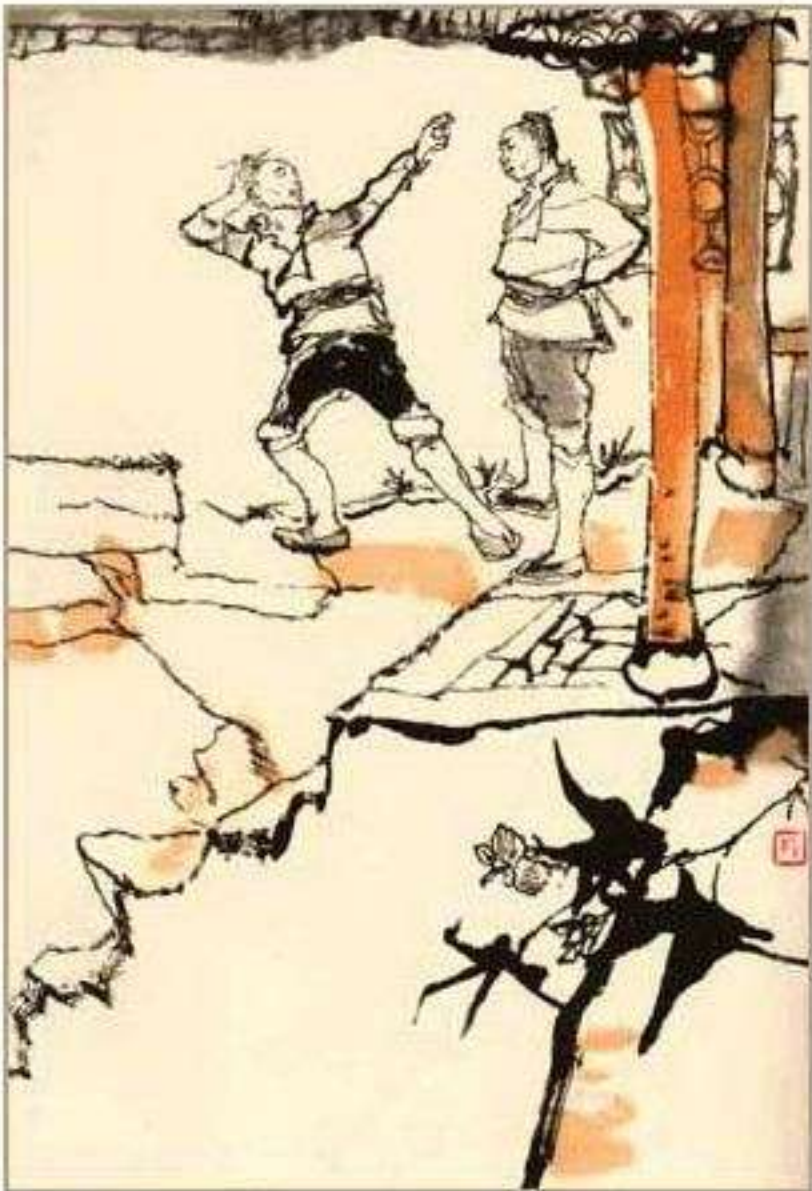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……”“出去！”“我要投……”“滚出去！”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。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：“先生叫你滚出去，你还不听么！”



32.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，不自觉的逃出门外；洋先生倒也没有追。他快跑了六十多步，这才慢慢的走，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：洋先生不准他革命，他再没有别的路；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，他所有的抱负、志向、希望、前程，全被一笔勾销了。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，给小D、王胡等辈笑话，倒是还在其次的事。



33.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。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，仿佛也觉得无意味，要侮蔑；为报仇起见，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，但也没有竟放。他游到夜间，除了两碗酒，喝下肚去，渐渐的高兴起来了，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。



34. 有一天，他照便的混到夜深，待酒店要关门，才踱回土穀祠去。拍，吧~~~~！他忽而听得一种异样的声音，又不是爆竹。阿Q本来是爱看热闹，爱管闲事的，便在暗中直寻过去。似乎前面有些脚步声；他正听，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。阿Q一看见，便赶紧翻身跟着逃。那人转弯，阿Q也转弯，既转弯，那人站住了，阿Q也站住。他看后面并无什么，看那人便是小D。“什么？”阿Q不平起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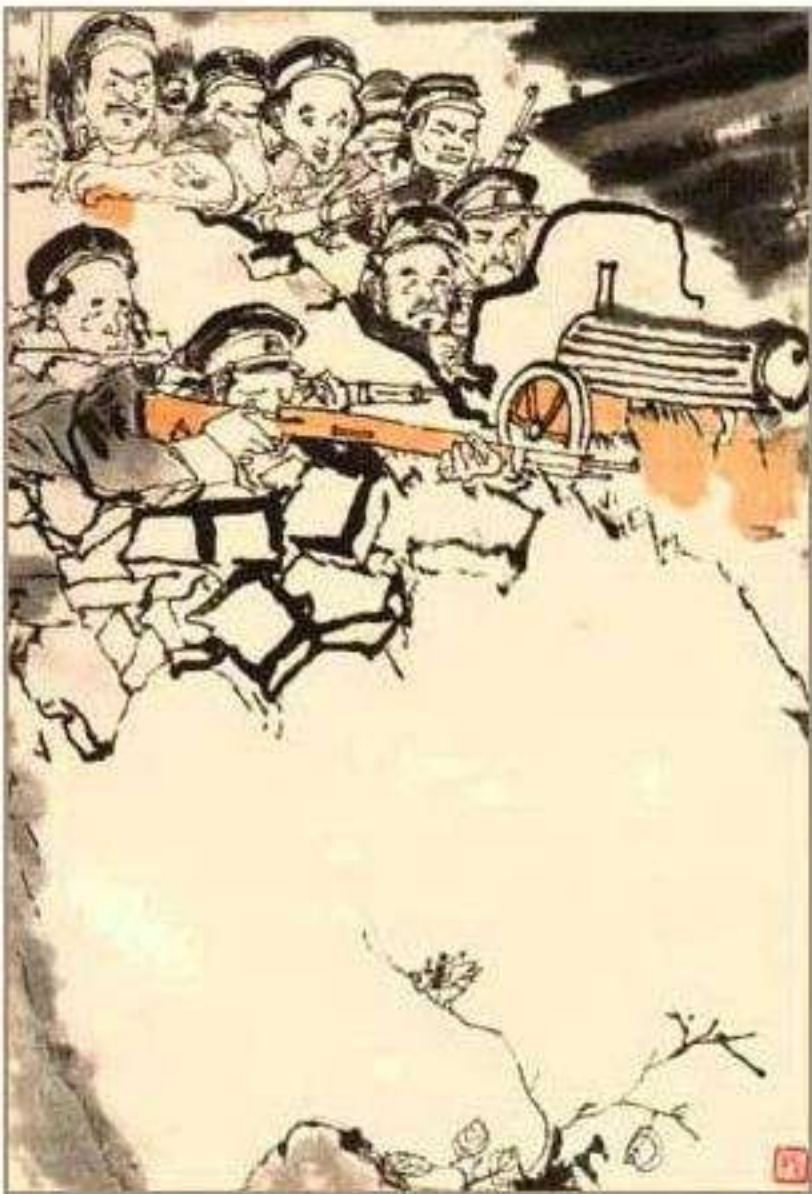
“赵……家遭抢了！”小D气喘吁吁的说。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。



35. 小D说了便走；阿q却逃而又停的两三回。但他究竟是做过“这路生意”的人，格外胆大，于是蹩出路角，仔细的听，似乎有些嚷嚷，又仔细的看，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，络绎的将箱子抬出了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，但是不分明，他还想上前，两只脚却没有动。这一夜没有月，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，阿q站着看到自己发烦，器具抬出了，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，……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。但他决计不再上前，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。



36. 土穀祠里更漆黑；他关好大门，摸进自己的屋子里。他躺了好一会，这才定了神，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：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，并不来打招呼，搬了许多好东西，又没有自己的份，——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，不准我造反，否则，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？阿Q越起越气，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，毒毒的点一点头：“不准我造反，只准你造反？妈妈的假洋鬼子，——好，你造反！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，我总要告一状，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，——满门抄斩，——”



37. 赵家遭抢之后，未庄的人大抵快意而且恐慌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。但四天之后，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。那时恰是暗夜，一队兵，一队团丁，一队警察，五个侦探，悄悄地到了未庄，乘昏暗围住土穀祠，正对门架好机关枪；然而阿Q不冲出。

38. 许多时没有动静，把总焦急起来了，悬了二十千的赏，才有了两个团丁冒了险，踰垣进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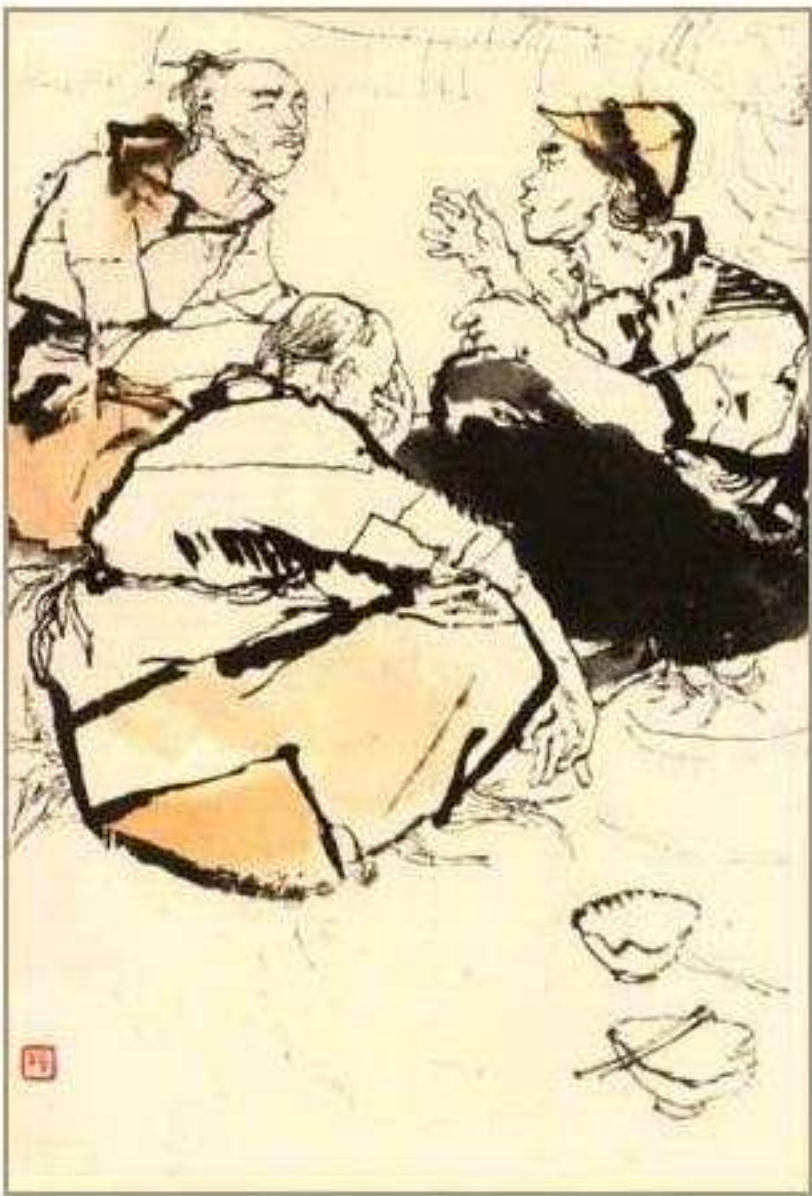


39. 里应外合，一拥而入，将阿Q抓出来；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，他才有些清醒了。



40. 到进城，已经是正午，阿Q见自己被撵进一所破衙门，转了五六个弯，便推在一间小屋里。他刚刚一踉跄，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栅栏门便跟着他的脚跟阖上了，其余的三面都是墙壁，仔细看时，屋角上还有两个人。





41. 阿Q虽然有些志忑，却并不很苦闷，因为他那土穀祠里的卧室，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。那两个也仿佛是乡下人，渐渐和他兜搭起来了，一个说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，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。他们问阿Q，阿Q爽利的答道：“因为我想造反。”



42.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，到得大堂，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，旁边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。阿Q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，膝关节自然而然宽松，便跪了下去了。

“站着说！不要跪！”长衫人物都吆喝说。阿Q虽然似乎懂得，但总觉得站不住，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，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。“奴隶性！……”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，但也没有叫他起来。“你从实招来罢，免得吃苦。我早都知道了。招了可以放你。”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，沉静的清楚的说。“招罢！”长衫人物也大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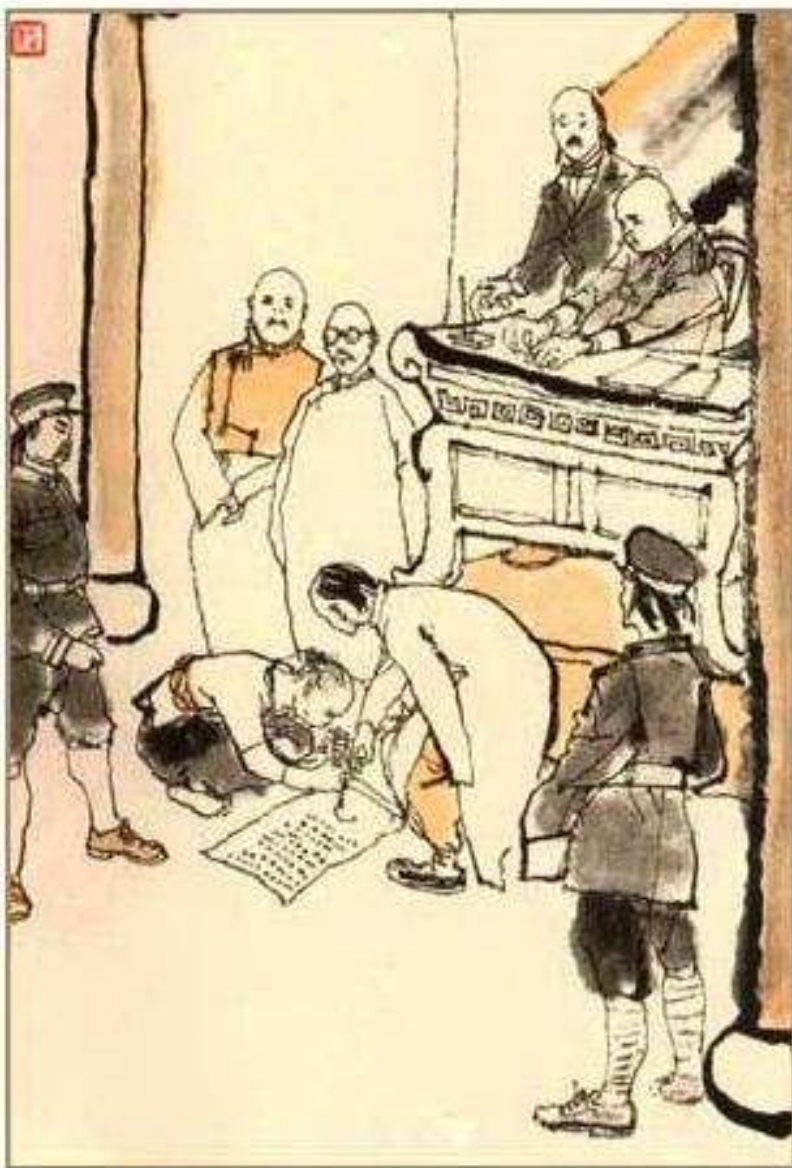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本来要……来投

”



43. “那么，为什么不来的呢？”老头子和气的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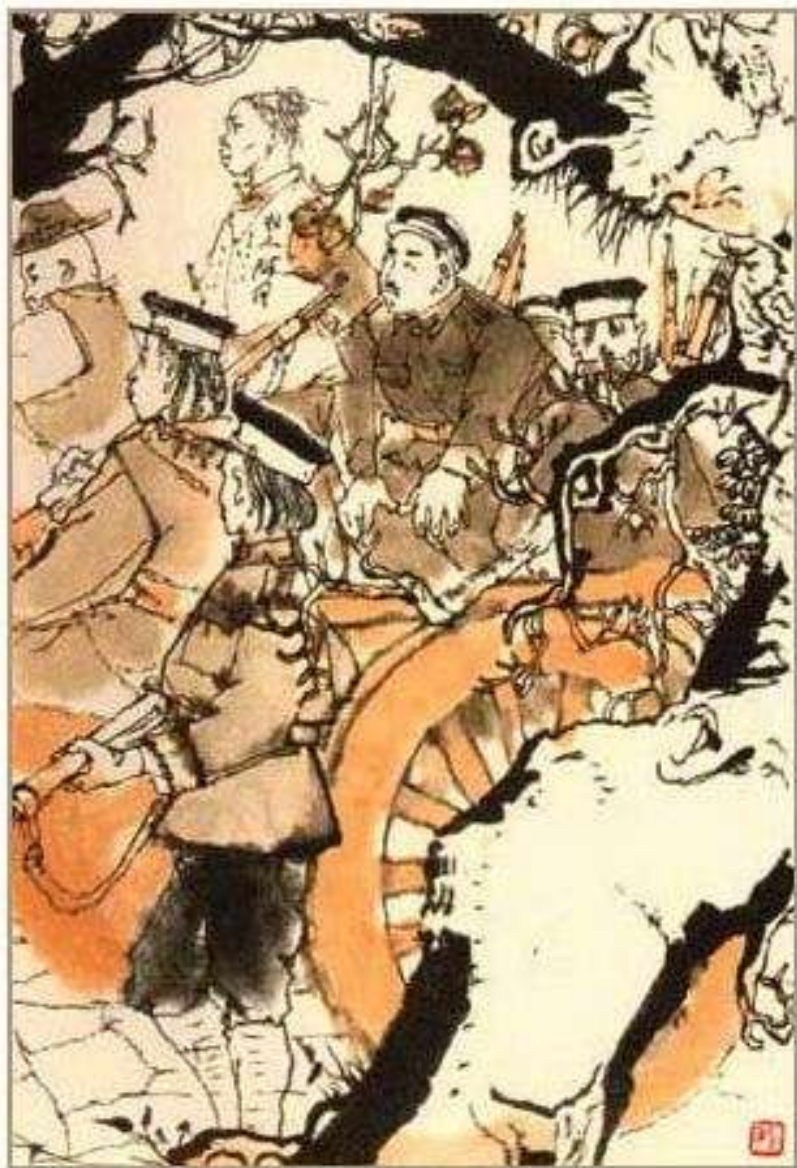
“假洋鬼子不准我！”“胡说！，此刻说，也迟了。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？”“什么？……”“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。”“他们没有来叫我。他们自己搬走了。”阿Q提起来便愤愤。“走到那里去了呢？说出来便放你了。”老头子更和气了。“我不知道，……他们没有来叫我。……”



44. 第二天的上午，大堂的情形都照旧。老头子气的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么？”阿Q一想，没有话，便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，并一支笔送到阿Q的面前，要将笔塞在他手里，教他画花押。“我……我……不认得字。”阿Q一把抓住了笔，惶恐而且惭愧的说。“那么，便宜你，画一个圆圈！”阿Q要画圆圈了，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。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，阿Q伏下去，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。他生怕被人笑话，立志要画得圆，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，并且不听话，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，却又



45. 然而这一夜，举人老爷反而不能睡：他和把总呕了气了。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，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。把总近来很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了，拍案打凳的说道：“惩一儆百！你看，我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，抢案就是十几件，全不破案，我的面子在那里？破了案，你又来迂。不成！这是我管的！”举人老爷窘急了，然而还坚持，说是倘若不追赃，他便立刻辞了帮办民政的职务。而把总却道：“请便罢！”于是举人老爷在这一夜竟没有睡，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没有辞。



46. 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，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，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，上面有些黑字，阿Q很气苦；因为这很象是带孝，而带孝是晦气的。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缚了，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。阿Q被抬上一辆没有篷的车，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。这车立刻走动了。他突然觉到了：这岂不是去杀头么？他一急，两眼发黑，耳朵里啍的一声，似乎发昏了。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，有时虽然着急，有时却也泰然；他意思之间，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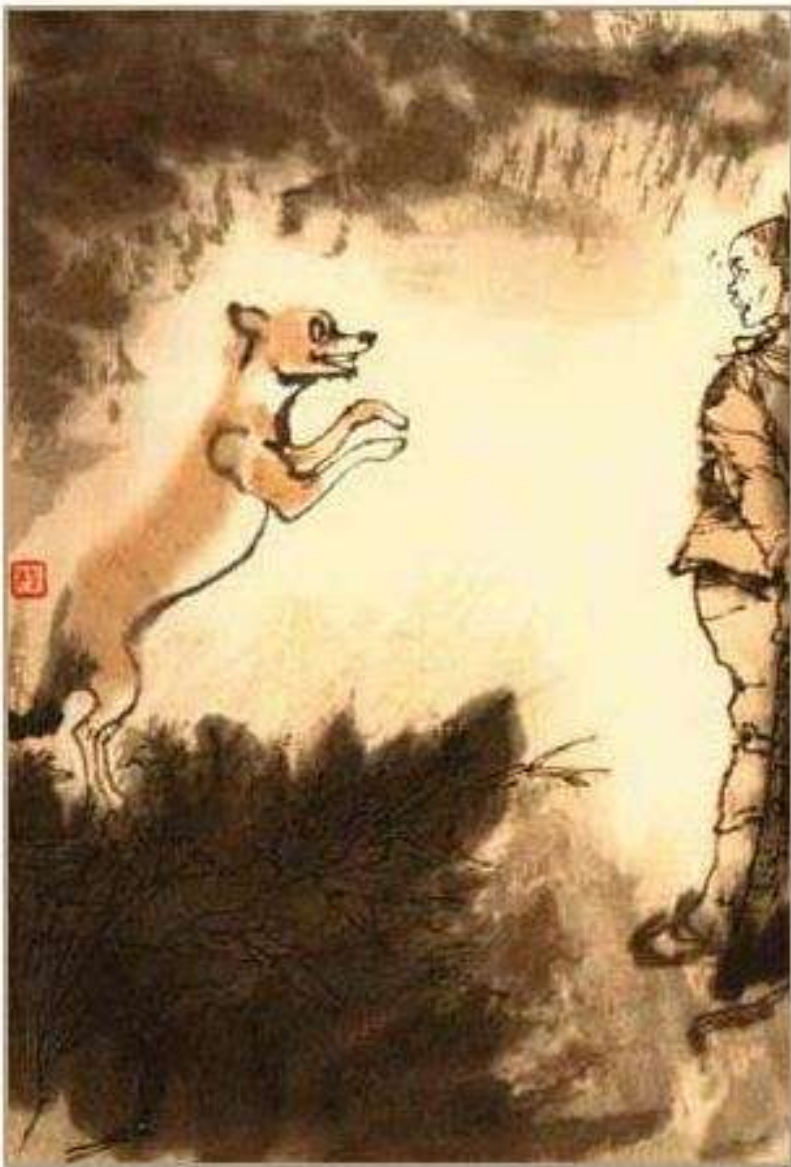


47. 他还认得路，于是有些诧异了：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？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，在示众。但即使知道也一样，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，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。他省悟了，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，这一定是“嚓”的去杀头。他惘惘的向左右看，全跟着蚂蚁似的人，而在无意中，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见了一个吴妈。很久远，她原来在城里做工了。



48. 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：竟没有唱几句戏。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：“小孤孀上坟”欠堂皇，“龙虎门”里的“悔不该……”也太乏，还是“手执钢鞭将你打”罢。他同时将手一扬，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拗着，于是“手执钢鞭”也不唱了。“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……”阿Q在百忙中，“无师自通”的主出半句从来不说活的话。

“好！！！”从人丛里，便发出豺狼嗥叫一般的声音来。



49. 这一刹那中，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。四年之前，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，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，要吃他的肉。他那时嚇得几乎要死，幸而手里有柄斫柴刀，才得仗这壮了胆，支持到未庄；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，又凶又怯，闪闪的象两颗鬼火，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。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，又钝又锋利，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，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，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。



50.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，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。“救命，……”然而阿Q没有说。他早就两眼发黑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。



51. 至于当时的影响，最大的倒反在举人老爷，因为终于没有追赃，他全家都号咷了。其次是赵府，非特秀才因为上城去报官，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，而且又破费了二十千的赏钱，所以全家也号咷了。从这一天以来，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。



二九六年
濟寧
印

52. 至于舆论，在未庄是无异议，自然都说阿q坏，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；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？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，他们多半不满足，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；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，游了那么久的街，竟没有唱一句戏：他们白跟一趟了。（完）